

唱 劇

周春生作風轉變

左 權 劇 團

皇庚東玉等作

8
8
2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854.5

870-7

2

唱劇...

周喜生作風轉變

——作——第——五——卷——

周喜生作風轉變

左權劇團皇帝東玉等作



3 0600 5006 3

華北新華書店 出版發行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定價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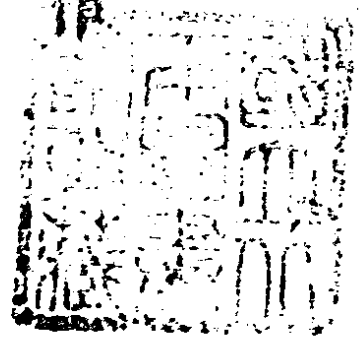
周喜生作風轉變（唱劇）

左欄 皇甫東玉等作

人物：

政治主任趙永順
農會主任周喜生
村長武來昌
縣農會老楊
抗勤趙二順
政治主任妻張福娥
農會主任妻王改魚
抗屬婦女韓臘梅
互助組長王喜富
組員李興貴
孫三且
周花狗

三十歲左右
四十歲左右
五十歲以上
三十五歲左右
四十五歲左右
二十五歲
四十歲左右
五十歲以上
四十歲左右
三十五歲左右
二十四五歲
同



其他
趙四四

石林和

武狗燈

王樹小

周喜生女小仙

二十三歲

五十歲左右

三十歲左右

二十二歲

十五歲

第一場

（申幕後）

景：周喜生家。左前方有門通外，右後方有一小門通廚房。幕幕後，左有桌凳，右有床。（第三五兩場景同）

開幕時，周喜生躺在床上吸旱烟。他妻王改魚從廚房出。

改魚：光說熬羊湯啦！柴只消還不夠啦！趁你肯上山啦？

喜生：咱當着這農會主任，還有工夫上山？就說不上山吧，還缺柴燒？（想了一想就裏走）

改魚：你去那呀？

喜生：去割柴火！

改魚：去那隔啦？

喜生：有的是柴！（下）

改魚：（呆看了一會，又回廚房去。有時出來，有時進去，唱下面的歌子。）

$$\begin{array}{r} 1 \\ \hline 135 \\ \hline 56 \\ \hline 12 \\ \hline 327 \\ \hline 1327 \\ \hline 55 \\ \hline 3235 \\ \hline \end{array}$$

香 味 成 熟 甜 酸 半 熟 中 家 庭 (一)

3025 1 35 61 5- 16 11 61 65 52 332.1-

學級家庭案一：超征得好，考院都好，人都人。

35
61
5-
16
11
61
65
52
3532
1-

洋 行 致 謝 集 ！ 謝 函 錄

《二》能掌握的好光景，全憑丈夫糧食主任。說甚麼苗就有苗，人家真是好米銀。吃與喝，人家底是
好米銀。

(喜生與武狗懸拚一根梁上)

學生：這不是好乾柴？

敬：呀！呀！你去拆人家誰的房子來？

你認不得？這不是龍王廟那根梁？

敬魚：（對喜生）誰叫你去『搗打』人家社裏那東西？七嘴八舌的，你知道人家誰裏說

古城

醫生：誰能知道是咱拿错了？

狗蠻：不怕！咱喜生哥是農會主任哩！老百姓就知道也不說。喜生哥在村上出多大力，

還當不起這點事？

改魚：只要是嘴嚴些，怕我不願意吸？狗蠻！你等等喝上碗羊湯吧！

狗蠻：叫你賣吧！我回去了！

喜生：狗蠻！你可不要瞎說，嚇牢些！

狗蠻：那邊用你吩咐？我說了，你不是連我拉出來了嗎？

（狗蠻下。）喜生蹬着廚房門劈梁頭。唱落梅花調。）

2 22 32 7 | 21 66 61 | 2 3 2 - | 5 65 4 63 |

第一聲 大 細 梁 頭 劈 梁 頭 劈 梁 頭 劈 梁 頭

2 22 32 1 | 21 66 21 | 23 1 2 1 | 1 61 65 4 |

呀 照 梁 頭 劈 梁 頭 劈 梁 頭 劈 梁 頭 一 聲 下

5 61 65 4 | 53 2 23 21 | 6 1 - 61 | 61 2 - 42 |

去 一 片 梁 頭 中 細 梁 頭 我 只 管 梁

42 1 4 24 | 21 6 - 65 | 4 5 65 61 5 5 - |

梁 頭 梁 頭 梁 頭 梁 頭 梁 頭 梁 頭 梁 頭 梁 頭

改魚：這一回這羊湯可熬好了！咱們趁這好柴，再殺上一隻羊吧？

喜生：要不咱把那隻青毛母『捨招』（唸「圪碌」音，就是山羊）殺了吧？那隻羊好：

油又大，肉又多，可要熬些好羊湯啦！

改魚：如今政府不叫殺生靈羊，你去驗母圪碌，人家叫你殺呀？

喜生：一定要趕上圪碌去啦？不論趕上隻什麼羊去驗一驗，回來咱殺母圪碌就對了。

險是由他驗啦，殺可是由咱殺啦！難道他還來看咱殺？

（改魚取柴下廚房）

狗蠻：（跑上）喜生哥！可壞了！咱儉人家社裏那根大梁，不知道那個雜種告人家村長

說了，村長起的那火可利害啦！人家說趕得來跟你說個長短啦！

（村長武來昌上）

村長：喜生！你怎麼把人家社裏的大梁燒了？

喜生：可就說呀？倒劈開了，該怎麼弄啦？

村長：你打割怎麼辦啦？羣衆說出話來該怎啦？

喜生：你說該怎啦？

狗蠻：快給村長倒碗羊湯來暖暖吧！這天真冷啦！

（改魚端羊湯給村長，又倒一碗給狗蠻。）

村長：咱也沒法說！狗蠻！你說不怕人家反映出來嗎？

狗蠻：村長要不說甚，老百姓也就沒甚說了。官官相護，那條路膊不是往裏攔啦？（喝

羊湯，一會就喝完了）村長！你們坐吧！我回去了！（下）

村長：（趕着叫）狗蛋！可要不告人說啊！

（政治主任趕來順上）

順上：（向村長）老武在嗎？（向喜生）怎麼呀喜生？聽說上頭又叫分配逆產啦？

喜生：啊！有這麼一個公示，我就還沒有好好看啦！（取出一張公文來大家看）

村長：咱村以前分配得就是不合適，把逆產都分派在幹部身上了！

喜生：分配給誰不一樣？幹部們的困難也是多啦——直辦一年公，錢不能賺！像政治主

任他吧，就種着三畝九分逆產啦。

順上：我說吧！大概我有些自私自利；不過按過的日月來說，我可也是……

喜生：那你實實受說出來說吧！就咱們三個人，還打腔背語作甚啦？你想要你就還種吧

，羣衆那差個這啦？

村長：你們說這不用叫羣衆討論討論？

喜生：決定了通一通就算了，老百姓沒甚意見！

順上：只要幹部團結好，生鐵也不愁化不了。不怕毛病多，只怕嘴不牢。咱們不說甚，

老百姓也沒甚說。

村長：那就連公地也分配分配吧！

喜生：對！咱就評評對吧！咱村還有公地十二畝七分：桃樹坡的三畝半給石林和順上

，孫三種上；蔡底那二畝半。你們說可以不可以？

村長：南頭韓勝梅，又是抗屬，家裏過得又不好，給她分配上些吧！

順上：行！把長條坡那三畝一畝八分地（荒地）給她種上吧！

喜生：這樣就剩下三角坪那三畝七了。

來順：那你兩個人將種開吧！

村長：（向喜生）我可不懂！你種吧！

喜生：光我種上，不有點太多？

來順：反正給他出租啦吧！我種上也一樣。

韓臘梅：（上）村長！在不在？村長！

村長：做甚麼？

韓臘梅：俺們這兩天可受了正極制了！

來順：沒柴給你打柴，沒水給你担水，你受了甚麼了？

韓臘梅：可不用說了！（唱）你說有人給打柴，好幾天沒見送將來。雪凍臘月數九天，連

柴燒火也吃不開。當初俺兒去參軍，你們說得頂痛快，打柴担水有人管，鋤苗拔草

誰管俺，不想到了數九天。冷冷清清沒人照看。就是爲了這些年，才來找你們解決

困難。

村長：（唱）你老人家請坐下，咱們給你想法。那個對你不負責，應當提出來批評

他。

來順：（唱）你原來參加那一組，那一組應該來幫助，若要是少柴沒有水，這個責任該

他負。

喜生：誰負責任去找誰，這裏忙得一坩堆。這是一點小事情，不要在這裏多插嘴。（白

）你家的柴水，不是派給互助組管的嗎？他們沒有給你關上，你還是去找他們吧！

這一點小事情，還直得經村長？俺們幹部不是不關心你的事。你聽！給你撥了長條地三畝公地。要不是咱們照護你，村上的戶口多啦！還能輪上你種？

臘梅：這可領了你們人情了！

村長：大家可就是照護你啦！

臘梅：村長！那我就去找他們？

來順：誰管？你尋着他談，他要不負責任，你叫他來這裏來。

臘梅：那你们都忙吧！唉！（下）

（抗勤趙二順上）

二順：來順！我可是有件事情得和你商議商議！

來順：有了甚麼事了？

二順：咱村去參加大移運啦，全村牲口都去了還不夠，你那牲口能去走一趟不能？

來順：能是能！誰能替我辦了這政治主任我就去！

二順：那該怎麼辦？恰恰是短一個牲口。

村長：來順！給你稍上行不行？

來順：不用人情，我親自去吧！

喜生：這事情好解決呀！你多派兩個人担上就是了！政治主任走了誰辦公啦？

（二順正去說話）

村長：不用說了！你看着去派吧！

二順：是是是！（下）

（來順妻張福娥抱着個孩子罵上）

福娥：那了呀？真狠毒心啦！誰可沒辦過個工作？一出來就不回去了！咱妙妙額還沒有榮啦！

來順：沒柴燒怕甚啦？遲兩天再炒吧！等咱去外頭開會時候，不論做甚，怕沒有民伙伺候你啦？

喜生：不用你着急！那一回不是有固定的人給你担水關柴啦？

敬魚：噫！人家婦教會主席也給你派縫紉鞋來沒有？

福娥：派來麼！我敢不給她做？（就是不做的意思）

敬魚：怎麼？

福娥：真是噫！咱額名也是政治主任的老婆啦，甚也得給人窮做啦！（向來順）早知道給你當老婆頂不住門市，還不如跟了人家別人啦！政治主任的太太！名倒不賴！問

來順：咱家還有事情啦！就是你那爛屁股，到那裏一坐就忘了家了！（下）

來順：回院司吧！俺這人脾氣可大啦！

（來順止動步，碰上孫三且上，又停住。）

孫三：村長村長！你說這公道不公道？咱村裏有膽有人的不去運糧，怎麼偏要叫我這犂眼去拉？

村長：這犂拉動委員派的，我還不清楚啦！

孫三：你是咱一村之主，你就說說是該有膽的去呀，還是該沒膽的去？

村長：咱說不來你這事情。

來順：三日！你說是我有驢不去運糧，可是你有人怎麼不幫幹部貼工來？派不派由抗勤，去不去由你，這又不是我討你們的便宜啦！

三日：我也不是揪你啦！我不過是來叫村長說說就是了，咱還敢真不去？（下）

來順：（用鼻子笑）嘿！硬頭臉！我當你能不去？

村長：這樣辦可是不對一點，叫老百姓反映起來，我可覺着不吃勁！

來順：不怕！幹部團結起來是一條牆，羣衆又跳不過。甚事情也怕人家說是官。那邊

能工作啦？（下）

村長：反正我靠你們吧！

狗蠻：（取信上）村長！縣裏一通信員送得一封信來！（把信遞給村長）

村長：（拆信看）又是叫去縣裏開會啦！

喜生：開甚會啦？

村長：討論開展民主啦！你，我，政治主任，咱三個都得去！（把信給喜生）

改魚：（向喜生）去時候可不要忘了派個人担水呀！

喜生：狗蠻！你去告抗勤委員說，叫他給撥上幾個人，固定給——（向村長）老武！你

家有甚做的沒有？

村長：沒有！

喜生：那就只說我們兩家了！（向狗蠻）叫他給撥幾個人，固定給我和政治主任家裏打

柴担水！

狗蠻：村長！人家抗勤主任剛才對我說，叫我跟孫三日兩個人抵一個驢去運糧啦！你說

我這一個人離得開？這叫怎麼辦？

村長：（向喜生）你說該怎辦？

喜生：（向狗盤）你去對抗動主任說，就說是我說來，叫他們給你換一換！咱村的人可還多啦！

村長：（向喜生）你趕緊收拾收拾吧！今天就得走！我去告政治主任說。（欲下，又回頭向狗盤）咱喝羊湯那事可不要跟別人說呀！（下）

——中幕閉——

第二場

（中幕前不佈景）

楊小：（站崗，一邊踱步，一邊隨便唱戲。）

（花狗與四四拿盤上）

花狗：楊小！該你站崗啦？

楊小：嘿！花狗！四四！你兩個人真要得勞動英雄獎啦！

花狗：當英雄？這才是白受啦！給人家農會主任割柴去啦！人家早也沒事，還也沒事，一去開會走了，人家家裏的事情就出來了！人家說咱是人家固定的！

四四：你固定給他還不夠便宜？咱固定給人家政治主任，光割柴？

楊小：還做甚啦？

四四：還做甚啦？甚不做？人家那太太抱上個小孩動也不動，叫咱給人家做飯，洗碗，還得給人家拿尿布啦！

楊小：要是我我倒尿狗×她！這真是踏踏人啦！

四四：你吹吧！給你你也扯淡！

楊小：那倒也是！以前人家不是跟咱一樣樣的來？人家這陣子屈了官了，還認得咱們哩？
？和尙本是窮人生，見了窮人恨斷根！

四四：這話說得真得勁！要不咱給他們編上幾段歌，到山裏割柴時候唱唱也痛快！

楊小：可以！咱就編！

（大家又想）

花狗：我想起幾句來：『一和尚本是窮人生，見了窮人恨斷根』，咱村出了兩大官，就是來順和喜生！』

四四：不賴！再編再編！

（大家又想）

楊小：我也想了幾句！聽！『從前他和咱受人熬（欺負的意思），如今他來熬咱們，弄得咱有話沒處說，用裏覺得滿騰騰。』

四四：就是不賴！（向花狗）唱上走狗日！

（隨便用什麼調子——三人同唱。花狗和四四唱着下，楊小一邊唱一邊仍站崗。）
（少停。來順、村長、喜生三人從右上）

楊小：你們開會回來了？

喜生：回來了！（摸腰間）呀！把小碗丟了！楊小！去給咱找一找！

楊小：丟那裏了？

喜生：反正就這股路！跟著這一路找吧！

（棚小下）

村長：哈哈！開會才說過講民主啦，你怎麼又使喚起人家來了？

喜生：這也是不民主？那咱快叫回人家來！

來順：不用了！那在乎這一半遭啦？

喜生：反正這回開會是攪下麻煩了！還得給人家羣衆反省啦！

來順：當了七八年幹部了，如今才叫咱到老百姓面前丟人啦！

村長：那丟甚人？有甚說甚吧！（三人同下）

（花狗、四四割柴回來）

花狗：放下歇歇吧！（放下柴）

四四：可以！（也放下柴）吸袋烟再說！

（王喜富李興貴扛柴上，石林和最後拾糞上）

花狗：喜富叔！咱們都坐下歇歇吧！

（三人都放下東西）

喜富：你們怎麼割了這一點點柴？

花狗：咱燒狗日啦？割的多也是給人家官呀太太呀攢厚成啦！

興貴：給人家慶會政治二主任割啦？

四四：是麼！咱村出了兩大官，就是來順和喜生！割多割少，反正是給人家固定時！

興貴：俺沒有給人家固定？

（縣農會老楊攜行李過來，和大家要火點旱烟）

喜富：來了老楊同志！（向衆）你們認不得吧？這是咱縣農會的老楊同志！

衆：（忙打招呼）快坐下！就坐在柴上！

楊：（坐。向四四。）你剛才念了兩句什麼來呀？實在順當啦！

（四四不敢說）

花狗：是說俺村的兩個幹部啦！

石林和：說人家那些做甚啦？

楊：不怕！有甚也可以談！咱們閑談啦吧！

喜富：這是光咱們說啦吧！對上人家幹部們誰敢唱？咱倒是個互助組長啦！人家喜生在

咱這一組，常不到地，打發人家二閨女去支一支就算了一！旁人都是說閒話，成天挖

吵，咱也沒法！反正自己多出點力就算了！

楊：他那個二閨女都多大了？

喜富：才十五歲，人家也要頂全工。

四四：政治主任在俺那一組不是一樣樣的？互助組訂的規矩是誰的穀該着割就先給誰割，可是人家政治主任叫先給人家割背風處的。趕把他的割完了，把人家抗屬家的穀

差不多叫風磨完了。

花狗：老楊同志！你聽我說：（快板）這些事情不算數，聽我說說借倉穀：好幾年遭年景，大家小戶都餓肚。今年夏天借倉穀，你沒見人家那態度！一罵你就是老半天，管你可憐不可憐。餓得咱消了腫腫了消，還開不出個一升半升的小條條！

楊：村長怎麼樣啦？

興貴：（快板）村長是個老好人，可惜他心軟執不住勁，遇事不敢拿主意，總得問問農會政治主任。誰也說村長是個好村長，卡不住事來惹不下人。

林和：說起那些來還有完啦？

楊：你們為什麼不給幹部們多提意見啦？

興貴：那可不敢呀！（唱）喜生脾氣實在大，未會開口就把人罵，大小事情好報復，誰還敢對他說句話。

楊：提意見是叫他改正錯誤啦吧，為什麼還要報復啦？只有羣衆能多提意見，才能算實行民主！

興四：（唱）實行民主俺願意，不知道是不是長時期。如果以後不民主，他們的報復咱受不起。

楊：民主還有期限？咱們根據地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村的民主實行得不夠，只能跟着進步的地方學習，還能行幾天再不行嗎？有甚意見還是都提出來好！

花狗：提了鬧不下亂？

楊：保險沒有問題。

花狗：那咱就提狗×吧！

林和：老楊！你可不要告人家幹部們說是咱告下人家了！

楊：不怕！有甚話幾時也能隨便說。這回幹部們也都要反省啦。村公所遠在北頭不在？

衆：在！老楊！多停幾天吧！可不要走了！

（老楊下。楊小拿小碗上）

花狗：楊小！去那家，跑得滿頭汗？

楊小：去給人家農會主任找小碗來。

花狗：你不是不尿人家嗎？

楊小：惹得起？

（衆先後扛柴下）

花狗：告你說吧：縣農會老楊來了。人家說咱們對幹部有甚意見都能提，管保他不報復。

楊小：能說話了？日他娘呀。我還要好好出出毒氣啦！（下）

花狗：可算活出來了！有話可不叫狗×爛在肚裏了！（下）

——中幕閉——

第三場

（中幕後）

（啟魚在家做營生，喜生不高興地上場，坐在凳上生氣。）

喜生：×他娘呀！都成了事情了！

啟魚：你跟誰生氣啦？

喜生：我跟我吧！人家說：當了七八年幹部了，才從頭當出問題來了！（要吸煙）

啟魚：小仙！給你添點煙火來！

（小仙從廚房站出。點着燈又下。）

酸魚：誰又惹你來呀？

喜生：村裏開會來！人家老百姓給咱提出許多意見；說咱訂了互助組的便宜了，說咱底倉穀給人家要態度。人家勝小去給咱找小碗，人家也說是欺壓人家啦！縣裏來了個老楊，人家是縣裏派來的，也說人家老百姓所得對。你看咱出了多大方，除了家落了一股臭布臭。

酸魚：跟上你那脾氣，可吃些虧啦！

喜生：咱脾氣也改改就是了吧，人家還叫咱反省啦。那丟人敗興的，以後走遠去，咱的臉呀跟那寒放啦？

酸魚：人家還提了意見？

喜生：可多哩！要實說人家沒甚意見，不想大家什麼也記得啦！想跟咱算總賬啦！我看還是不要認錯的，承認起來恐怕就把咱跌倒了！

狗蠻：（上）喜生哥！可是鬧壞了！我聽人家都說：『農會主任不坦白，還是那二說話三瞪眼！他再不承認錯誤！』門他一下不可！人家說：『這會咱可不領了！』

喜生：真狗蠻！你操心給咱多打聽着些！不要叫咱鬧下大亂了！

狗蠻：不怕！我是旁邊人！我總能給你多多提些信！（下）

喜生：真是沒法說！（焦急得很）

小仙：（端飯上）爹！吃飯啦！

喜生：（推開）不吃！（躺下）

小仙：（向改魚）娘！我爹不吃你吃吧！

改魚：我也吃不下去！（隨小仙到廚房）

（稍停，老楊上）

楊：喜生！不要那麼不高興！想通了就好了！

喜生：老楊！我真是冤枉殺了呀！

楊：有甚的冤枉啦？

喜生：（唱）抗戰開始到如今！我沒有一天不辦公。實行減租新法令，那時侯我就是農會主任。那時老百姓怕天變，地主們明減暗地增。我才領導幾個戶，去和地主泥眼清。我領導他們出了力，他們才算理了身。一件件為的是老百姓，一年四季當貼工，到如今將恩不報反為仇，又來和我作鬥爭。（過）（白）老楊！你看我為大家出了多少力，如今落了個甚結果啦？（傷心得要哭）

楊：喜生！你還是沒有想通嘛！（唱）喜生你還是沒想通，羣衆們沒把你當外人。當面給你提意見，為的是幫助你改作風。只要你坦白把錯認，那羣衆才敢和你接近。羣衆好比一面鏡，他把你照得很分明，功勞自有你功勞在，有錯誤他們也認得清。倘若你有錯不認錯，他們就把你當外人。不提意見暗記賬，臨了撒個大窟窿。（白）喜生！你好好想想：那羣衆給你提意見幫助你改正錯誤好嗎？還是叫他們不理你將來跟你算總賬好？你還是接近他們好呀，還是脫離開他們好？你好好想想吧！我要去吃飯了！

啟魚：（上）老楊！就在俺家吃吧！

老楊：不用！他們派上了，那裏也一樣！（下）

喜生：老楊這話說得可是對！你看咱幹過那些事情，有些咱領忘了，人家大家還記得啦！——不坦白人家就行了？

啟魚：那你花了人家的春耕貸款，拿了人家的倉穀，也都告人家說？

喜生：可就說呀？咱給人家分配春耕貸款，旁人是七十元，咱就是一千元。咱拿上春耕貸款去販了些羊，賺了三百塊錢。咱種人家的公地，也沒有報負擔。夏天不給人家借倉穀，咱可私自取了三十斤；這些事情提出來還了得？

來順：（上）喜生！老楊在你這裏說甚來？

喜生：人家叫咱反省啦！還得給人家老百姓坦白啦！

來順：你打算怎辦啦？

喜生：我打算坦白啦！你啦？

來順：（快板）老楊也和我談過話，提起來把人活氣煞：那個人還能沒點錯，他不逼別人光逼咱。要給羣衆說實話，闖下大亂我先怕。我的主意打得硬，就是槍斃也沒實話！（白）咱有甚錯了？領領是從裏爛啦！咱們不說，他別人誰能知道？我就不給狗×們認錯！

喜生：你不怕人家鬥爭你嗎？

來順：倒容易？咱們還能在他們名下賠不是？下了架子以後還怎麼幹事情啦？想怎辦怎辦！我有我的主意！（下）

喜生：可算沒法子來順說得也是一股理！咱有錯認偷悄悄改了就行了吧，一定得說出來
啦？還是不說對！

喜生：你聽上他那硬瞪眼話不怕吃了虧？還是聽上人家老楊那話對呀？

（村長、喜富、三旦同上）

喜富：聽說你這幾天不耐煩，我們來瞧瞧你！

喜生：都坐下！（衆坐）你可叫說呀！咱當了七八年幹部了，也沒見誰有話說詞，如今
對咱又都有了意見了。唉！你們說這該怎辦呀？這幾天就鬧得我沒法！

村長：（快板）喜生放寬心，聽我說分明，老楊給咱開過會，說得一清二白頂通順。你
想想！咱們因着當了頭前人，還不是大家擁護咱好好辦事情？

喜生：那時候也是他們選咱來吧！咱也不是搶着辦來！

村長：（快板）羣衆選咱辦事情，爲的是咱能爲羣衆。不記得前年冬，咱村裏就租地
清，還不是憑着你和趙來順，領着大家翻了身？那時候，東家不來找，西家就來
，大家都認你是自家人，能給大家辦事情！

喜生：對呀！咱給人家大家辦着事情，人家還要對咱提意見啦！

村長：（快板）你辦事頂熱心，誰也說你是有功人。像那年，年關難過二十天，大家
餓又受凍，多虧咱和趙來順，轉移全村老百姓。要不是你們捨着命，全村的老少無

能怎能活得成？

喜生：就那人對咱還有意見啦呀？

村長：（快板）在從前，咱和羣衆是一條心，辦事有商議，一塊作營生；到後來，咱們

過成好光景，忘了咱以前也受窮，老百姓說咱有架子，跟咱太親不親。咱罵咱不顧大家光顧己，他罵咱當了幹部忘了本。

喜生：他們說咱忘了本了？（想）

三旦：喜生哥！咱們厚臉都養是一樣厚的。俺們以前，咋甚也想跟你商量商量，以後你的工作也忙了，脾氣也大了。你離俺們遠了，俺們也不敢再接近你了。

喜富：村上也忘不厚你的好處，只是覺得俺如今和以前不一樣了。

喜生：（後悔）不用說了，反正怨我忘了本了！從前人家誰把咱當成個人啦？抗戰以後，人家大家抬舉咱當頭頭人了，咱反跟人家耍起厲害來了！這算什麼人？不用說了，以後你們看我吧！我總要對起村上人啦！

三旦：誰也是盼你好些啦吧！村長！咱還得去照照政治主任！他那人那股搥勁可大啦！

喜富：你們去吧！我和喜生還去互助組裏開會啦！

村長：你們在吧！（與三旦站起要走）

喜富：（欠身送）俺們走了？

（三旦村長同下）

喜生：（自語）還是聽上老楊的話，向大家坦白對付。（向喜富）互助組有什麼會啦！

喜富：也是反省會，村裏幹部都開啦。老楊同志說，咱村的互助沒有弄好，是因為折工

不明算賬不清，這一回要澈底把過去的眼鏡結一下，我搞清楚，以後大家才能熱心互助。

喜生：這話也很對，叫人家吃了虧，人家怎麼還能熱心？喜富哥！你再去召集別人吧！

我馬上就去！

喜富：好！那你後邊來！（下）

喜生：（仰頭想，又在算盤上打了一會）噫！咱討了人家互助組一年便宜了，這一回？可得包人家哩！還不如一就扛上些米去！

改魚：你看怎麼好就怎麼辦吧！

（二人到廚房裝米，又同去。喜生扛米下。）

改魚：不管怎樣吧！只要沒事就好。

狗蠻（上）：喜生哥去那了？

改魚：出去了！

狗蠻：看喜生哥那樣子，這幾天愁得可利害啦！

改魚：人家飯也不吃，光跟人生氣！

小仙：對着俺爹，俺就連話也不敢說。

狗蠻：今天黑夜，冬學裏就要開反省會啦！我先給你去打聽一下是怎樣開啦，回來再俺你說吧！

改魚：好！你一定給咱操心打聽一下！因為這事，真把人心焦死了！（唱）——自從那天說反省，小仙他爺常掛心；有心對大家講實話，又怕人家來鬥爭；倘若硬說不認錯，明明有錯怎麼行？左思右想無主意，明愁夜來夜愁明。叫狗蠻費心動打聽，多給我把信通。

狗蠻：狗蠻連聲忙答應，老嫂不必多操心，我如聽到啥風信，馬上報與你知情！（下）
改魚：（唱）吃虧便宜都不論，俺改魚只求沒事情。但等今晚作反省，沒有了事情才能

放心！（白）不管怎樣吧，只要能沒事就好！

喜生：（上）（扛着袋裏餘下的米，很高興。）可沒有想到這事情！

改魚：怎麼還剩下那麼些米？

喜生：只說這回可包不倒人家了，不想咱坦白了一下，人家都說只用把今年的算一算。

去年的不叫咱包了。人家都說，只要咱以後把脾氣改一改，公公道道辦事，過去那些事，大的了結了結，零零碎碎的就不用提他了。

改魚：你給人家都說了些甚？

喜生：甚也說來！大家都覺得很痛快，我說了一說也把心病去了，心裏很舒服！

改魚：狗蠻說，晚上冬學裏還要反省啦！

喜生：老楊也告我說來，咱咱吃了晚飯和人家一齊去。人家可關心咱啦！

小仙：爹！你吃飯呀不？

喜生：吃吧！肚子可就餓了！（小仙下廚房）

改魚：三四天了，就沒有正正經經吃一頓飯，只怕把你拈拘成病啦！

（小仙端飯上）

喜生：（接住先吃了一兩口）這就吃得下了！

改魚：（上）喜生！吃罷了沒有？

喜生：才吃啦！老楊同志！你再吃些吧！

楊：我吃過了！你吃了嗎？去上冬學吧！好好給爹娘反省一下。

喜生：我想通了！反省了就是好！早幾年這樣辦來，也省得出下這一大堆結。我這會還有點發愁：冬學裏人多，一下說不好了怕出餛子！

楊：不怕，越說得徹底越好！大家給你提意見時候，對的自然要接受起來，就是有不對的，你也要自己考慮人家為什麼會有這樣意見，不要馬上碰人家。你要知道，大家有話就說，心才不悶！

喜生：（吃完了飯放下碗）只說這一下啦吧！（同老楊下）

改魚：老楊同志！你照顧着些哩！（向小仙）小仙！你去聽聽人家冬學裏說甚麼！聽聽回來告訴娘說！

小仙：（急下）

（改魚一人在家，手裏取着營生也無心做，一會到門口聽聽，一會又返回去坐下。）

狗聲：（不上）喜生嫂！我告訴你說：喜生哥明白了，說得可多啦？又是種公地不出負債，又是磨草湯填人家廟裏的大梁……連我和村長喝羊湯都學都說出來了。聽出來了，俺家裏替喜生坐下。我還得趕緊返回去！

（急下）

（改魚仍思忖。小仙驚跑上。）

小仙：娘！俺聽人家冬學裏有人提議叫槍斃俺爹！

改魚：（驚問）真的？（母女兩人啼哭起來）

福娘：（抱孩子上）喜生嫂！我來瞧你來了，你們哭甚麼？

小仙：人家有人要求叫給醫俺爹啦！（說了仍哭）

福娘：（吃驚）呀！那啦你叔叔那脾氣惹的人越發多！還不知道人家要怎麼辦他啦！（跑下）

改魚：來順家！你去那呀？

福娘：（在內應）我也趕快去打聽打聽！

（內一陣吵嚷聲過後，喜生上。）

喜生：（看改魚和小仙）這是哭甚麼呀？

改魚：（定神）你回來了？事情怎樣了？

喜生：沒事了！村上人都很抬舉咱。我說我吃了三十斤倉穀，情願包賠六十斤；叫楊小給我找小碗，情願還人家三個工。大家說吃了三十斤倉穀，還拿出三十斤來就算了；找小碗那些小意思，說到明處算了，還能叫你包工啦？甚事情也沒有了，你們放心吧！村上人就怕咱不認錯不改過，只要咱能認錯能改過，誰也跟咱沒有什麼過不去！以後村上人不叫咱當幹部不說，要再叫咱當幹部，咱總要好好幹起來，報報大家的好意啦！

改魚：才才人家來順家來了，人家也是不放心。他的事情怎麼樣了？你知道不知道？

喜生：來順那嘴可硬啦？死不認錯，村上人都不滿意，除叫他把幾年討過的便宜都退出來，還要罰他四十個工啦！咱沒甚事了，咱心上很痛快！

（窗外有火光）

小偷：娘！窗外有火！看！

（改魚喜生都抬頭看）

改魚：誰？

——中幕閉——

第四場

（中幕前不佈景）

（花狗、四四。先上，都端着碗吃飯。以下別的人上也端碗。）

花狗：四四！你夜裏去聽人家農會主任的窗，聽見人家說甚麼？

四四：農會主任可真是下了決心了！人家說村上人都不叫人家當幹部不說，要叫人家當幹部，人家還要報一報大家的好意，好好給大家辦學哩！

（楞小林和興貴等同上）

花狗：人家真能坦白呀！像那拿素耕貸款做買賣，私吃了三十斤食穀，人家要不說誰知道？

四四：人家連燒社裏的大梁熬羊湯的事情都說出來了。

楞小：咱村長喝人家一碗羊湯就堵住嘴了！（衆笑）還告狗蠻說：「可不要告人說啊！——」夜裏也給他反省出來了！

林和：咱村長是個老好人，可惜是自己沒有主意，由人家農會主任跟政治主任擺弄哩！這以後農會主任變好了，村長也說好當了。

喜富：喜生也就是變了，人家在互助組裏檢討人家的錯誤說：「過去自己不想動彈，光

想估便宜，以後要下決心好好改。」大家都很高興，只把今年的賬清了一下，從前附過的零碎小便宜也——他包了，想跳租也不叫他跳了。你看這提意見有多麼抵事啦？以前咱不給人家提意見，也得批評批評咱自己！

興貴：就是批評人家也得有個尺寸！像夜裏房小提那意見就太得勝！還能說消氣人家？

楊小：我不過是那麼說說啦！後來他說包我三天工，我還不是一天也不叫他包嗎？

花狗：老楊說得對；幹部們有了錯，咱們要提出來。能給幹部提意見，才真是幫助幹部；你不告他說他臉上有黑，他自己當是看不見。

三且：（揚腕上）啊呀！可不！要給人家政治主任提意見了！我夜裏去聽人家的窗來。人家一回去就跟人家老婆說：「狗×們鬧咱啦！我就不睬狗×！那怕是拉在南廡地給斃了我也不怕！」

花狗：咱可不敢對人家提意見了，咱還怕人家報復啦！

四四：是不給他提了吧，你當是不敢提了？他還憑什麼報復？他不好好反省，他那政治主任還當得成呀？

（來順扭着筐子上，衆人扭扭臉，不理他讓他走過，快到下場時，興貴叫住他。）興貴：政治主任！你去那啦？

來順（很不好意思）下場底扭紙烟去！

楊小：（笑）你不是工作忙嗎？

來順：工作？叫人家講民主的講吧，咱不辦了！（又走）看狗×們辦個甚？（下）

楊小：辦個甚？不論辦個甚吧，還不比狗×你強？

四四：你不辦了？你倒想辦，看誰還讓你辦嘅？

興貴：唉！這人在減租清債時候可是出過些力嘅，可惜這幾年壞了！

三且：不怕這幾年不好，只要這會能反省改過，大家仍然忘不了他的功勞；要是那樣一股勁扭到底，那就只好由他去吧！

——中幕閉——

第五場

（中幕後）

（景仍同第一幕，只多個紡車。小仙在紡車後唱着小調。改魚教小仙紡花。）

小仙：俺爹叫俺學紡花嘅！娘！你可得好好教俺呀！

改魚：你爹說來，還要給我買一架織布機，咱家裏自己紡織自己穿！你爹說，叫咱給人

家全村老百姓領個教，做個樣子嘅。

小仙：俺爹那脾氣變好了！人家自己也去割起柴來了！

（喜生拿簍回來，拍打自己身上的土。）

改魚：（向仙）你爹割柴回來了！

（喜生坐下裝烟，小仙去點了火柴。）

喜生：好好學紡花啊孩！咱家今年在生產上要爭模範嘅！我給咱參加互助組好好做地，

你們在家好好紡織！

改魚：唉！看人家小仙他爹，一下就變成個好受家了！

喜生：你的記性不好忘性可不小！從你出嫁過來那時候，俺還不就是個好受家來？可

惜是當了幹活以後壞了幾年吧！——這幾年，光推著說工作忙，自己不做活，動動手使喚人，弄得家裏生計也沒有計了，互助組也弄垮了！——算！再不要提這失敗與事了！要不是反省這一下來，還能算個人啦？以後咱可要好好爭取模模自己先覺啦！自己不幹，說甚麼人家算來也不待聽！

改魚：不管長短吧，你的脾氣總算又變過來了。自從你反省以後，還得人給你提多少意見！吃飯呀不啦？

喜生：趕緊吃上些吧！互助組還要開會啦！

（與貴與三月上）

三旦：喜生哥！還沒有吃飯啦？

喜生：我才回來！很快馬上就吃！

改魚（向小仙）：快給你爹端飯！（仙下）改魚向衆。（這幾天你們忙甚麼呀？）（小仙端飯上，給喜生。）

與貴：俺們也是打柴啦！喜生哥一上起山來，把俺們也拉起勁來了！咱互助組前幾天商議，說今年冬天趁空打柴，打得叫夠一年燒，明年養種開地就不再鬧柴火了！

三旦：這幾年誰不是弄一捆燒一捆？要不是喜生哥帶着俺們動彈，咱也沒有那麼大的趕勁！

喜生：（吃完第一碗飯，把碗又給小仙。）咱今天連今年冬天開墾土和明年的春耕計劃也都談談！（小仙端飯上。喜生往，與貴說話。）政府號召『耕三餘一』啦——就是說三年打的糧食要叫夠四年吃。咱們人多見識廣，大家都想想，誰的

計劍高就用誰的！

花狗：（上）喜生哥！好大肚呀！就一直吃不飽了？

喜生：這這這！（看碗裏）只顧說話啦就忘了吃飯了！不吃了！走吧！不要叫人家大家

等咱！

花狗：說是說啦吧！還能不吃飽？

喜生：行了！不大一會就又要吃啦？

（花狗三且與貴喜生同下）

改魚：（向仙）看你爹忙得連飯也顧不得吃！且給他端碗火邊吧！

韓騰梅：（上）喜生不在家？

改魚：去互助組組長家開會了！坐下！聽他有學啦？

韓：我是想問問明年那地啦！（坐）

改魚：小仙！去看着你爹！等他開完會啦，就說南頭你大娘找他啦！

韓：唉！找是找人家啦吧，見了人家呀，我這心總是『各拘拘』的，覺着怕啦！

改魚：人家這陣那脾氣可是改好了！

韓：我知道！要不是我就敢來了！那遭開反省會，我還去聽來！

改魚：你覺着反省得怎麼樣？

韓：人家可是反省好了呀！（唱）喜生在大會作反省，他說他對抗屬不關心。上次我家沒柴水，去找村長訴苦情，來顧給我耍厲害，喜生也罵了我一頓。這次喜生作反省，他說他對不起我老人。他說他以後要照顧，不叫咱抗屬受『跌肯』。因此我才

來找人家，商量明年鬧糞桶！（切）

小仙：娘！俺爹說叫大娘少坐坐，他一會就叫上村長一個來啦！（說罷仍坐紡車後學紡花）

韓：你爹也是鬧紡織哩？可不愁沒布穿？我聽說咱村有好幾家要學織布哩！

改魚：小仙她爹也說來，叫咱先學，給人家大家做個樣子啦！人家的脾氣總好了，咱就做起甚來也有主意了！

小仙：俺也不嫌俺爹怕了！學甚學甚也願意了！

（喜生與村長上）

喜生：（對韓）你來了？（對村長）坐！（彼此都坐下）俺這一組商議好了，要爭取金

村長範啦！咱幫助全村各組，都訂下生產計劃吧？

村長：對對對！也是學學！

喜生：（對韓）叫你等了一大會了吧？說甚啦呀？

韓：你不是以前給俺撥了三畝多公地來？人家都說那地可不好啦！又費工，又不長莊

稼！俺這少人沒手的……

喜生：（笑）那還能算地？可是又費工又不長！那時候，我跟來願把好公地都種了，盡

丟下些賴地才給了抗屬！如今我把我種那好公地退出來給你換一下吧！（向村長）

你說怎樣？

村長：以前你們辦那就不對！咱也不好意思說——換換該不行哩？

喜生：還有來願退出來那三畝九分逆產也是好地！（向韓）不論那一塊給你吧！反正要

給你換塊好地！

韓：由你們吧！反正是麻煩你們啦！

喜生：這倒不是麻煩！咱就是給大家辦事的腰？你要忙啦就先回去吧！這地等將來討論一下，決定了我再去告你說！總不叫你再跑第二遭了！

村長：明年開養種你也不用發愁！咱村的互助組都要好好搞啦！總不能叫你們抗屬受了『拮拘』！

韓：這可好了！我走了！（改魚送鮑）這可好了！（下）

喜生：以前咱總覺得人家大家都不行，這會才知道大家到一塊了，辦法可多啦！俺這組的生產計劃，就是人家大家訂出來的！

村長：咱是給大家辦事的，就得時時跟人家大家商量意見麼？咱咱咱有基本事？

楞小：（上）喜生哥！我有個意見向你提提！

喜生：好！你說！

楞小：我看那武狗蠻不是個好鬼！人家大家都說他是你的『耳報神』，可不滿意他啦！

我看你以後還是離他遠些好！

喜生：狗蠻這人我也看透他了！他是個很會說小話的人！我這陣不聽他了，他也來得少了！

村長：這人，咱們還是給他提提意見，叫他也改好了才對啦！

喜生：楞小！你是個老直脾氣人，以後看見我有什麼不對可告我說啊！

楞小：說啦！咱村這陣想跟你說話的人可多啦！

（老楊搶行牽上。三日喜富四四興貴等也隨上。）

老楊：我回縣啦！路過這裏來看看你們！

喜生：（迎上去）你回來了！上邊幾個村的工作也都作完了！再住幾天吧！

老楊：不了！你們還有什麼事情沒有了。

喜生：你對我們還有意見沒有了？再給我們提些吧！

老楊：（快板）老武和喜生，你們有決心，自從反省後，改了壞作風，羣衆有意見，當面告你們。咱們當幹部，就是爲羣衆，不論作甚事，大家來討論，人多見識高，衆人是聖人。自己動手幹，大家才帶勁，只要咱努力，羣衆看得清。希望你們好好幹，爭取模範當英雄！

三日：俺們這村長跟農會主任就是轉變好了！老楊！回到縣裏跟縣裏說說可不要換了人家呀！

老楊：這是由你們羣衆自己決定啦！你們不換就不換了！

四四：由俺們那一定擁護他們啦！除非他們再像前幾年那樣！

喜生：再變壞了俺們就不活了！

（大家同笑）

花狗：老楊同志！過來了！一定到村裏來啊！

老楊：斷不了來，你們忙吧！我走了！

（老楊走。衆送。）

——閉幕——

（完）



4.5
0-7